

余秋館詞鈔

附外集

蘇子卿

PDG

高秋館
外集

壬子十月
仁和孫

亭秋館外集序

貴陽陳尙書筱石同年之淑配仲護夫人旣刻其亭秋館詩詞集而尙有仿蓮池大師七筆鉤及筆記數則與楹聯之屬因編爲外集一卷夫雲栖文字以淨業之貫通作才人之曠達其語固宜夫人以福慧雙修之身獨能悟徹塵緣超出物外非生有夙根曾住龍華者安能道此且已處貴顯之地猶不忘寒素之風縷述兒時家庭景況至再至三尤見盛德光輝非尋常所可比擬嘗見士大夫旣陟青雲遇有人道其微時蹤迹輒怫然不樂其胸次之褊淺往往爲識者所譏夫人貴而不驕念

不忘舊與尙書衣丁文誠所贈裘至三十年之久同一
風誼之高此卷文雖不多實足見英雄真色不僅露兒
女心腸也頑廉懦立其在斯乎至記女公子生平德言
容之備與不起之由則情之所固結而不能自己者不
能已於言而言之其情之正可以感格仙靈故蘊蘊之
蹤翩然而屢集然旣感於仙卽通於佛吾更願夫人將
已往之事而一筆鉤之勿再涉悲慨仙蹟旣示含眞佛
地無非極樂蓮池之大覺乎亭秋館之金剛不壞身也
竊欲舉一佛二佛皆成無量壽佛以爲尙書與夫人頌
也則此篇也乃過眼之雲煙此後六時吉祥之文字當

有煥然改觀者吾固得請而編之矣壬子冬至後三日
徐琪謹序

亭秋館外集

錢塘許禧身仲護

懷遠悲兒苦無聊賴戲作七筆鉤自醒

卻扇樓頭郎署清寒樂唱酬良夜月光浮杯酒深宵候
噤賭韻聽更籌一曲句挑綺麗光陰回憶時無久怎得
把流水高山一筆鉤

何羨封侯羈絆閒身不自由春水逐花流青山挂別愁
噤兩下意悠悠寥落心胸別離滋味拋去又重留怎得
把僕僕征途一筆鉤

世事雲浮鎮日凝眉不自由長日強睜眸深宵懶展裯

何故不知愁倚徧篷窗拋離浙水來去任扁舟怎得
把秋月春江一筆鉤

宦海生愁碌碌紅塵不醒眸何日可回頭爲甚心還逗
疊疊起重樓畫閣沖霄珠簾隱翠何物可常留怎得
把錦繡繁華一筆鉤

倚枕多愁轉盡羅衾不倦眸更鼓漏聲浮桐聲已入秋
斜月過重樓颯颯輕風昏昏魂夢滿耳秋聲驟怎得
把無限悲腸一筆鉤

拋卻離愁情短情長豈逗留心總戀瓊樓愁徧繞故州
夜靜數更籌渺渺仙山沈沈滄海何日可回頭怎得

把種種癡心一筆鉤

屢繫歸舟柳舞長隄總不休卻解真無味前情盡可丟
噤從今免出頭留戀青山寄情碧水到可樂悠悠怎得
把煩惱情腸一筆鉤

筆記

父棄余年甫四齡其時諸兄皆幼惟長兄宦於京
兩母不得已僑居都中六年

父居官清廉所餘無幾用之已罄

兩母典釵環助日薪則漸見拮据每每愁形於色吾輩
年幼無知不能分

母憂也時

七伯父中丞公回杭營修橫橋老屋接

兩母回杭養膳十餘年竟無閒言視余兄妹如已出余
心實感敬之後諸兄入仕四兄宦於山左迎養

母余隨往荏苒五載年逾六十

母體漸弱後兄補朝城奉

母抵任冒寒就途霑染風寒卧一日夜竟致不起途中
遭此倉卒其時苦難身代實願隨

母同行夜夢

母來曰我已歸佛地汝弗自殘況死生有定汝弗自誤

尙有事待汝做當聽我言我常來視汝余欲請見

父 母允當卽起余隨行上一玉橋對面有朱門粉牆
方欲詢問

母曰汝速回聞聲驚慘而醒後每疾必夢

母來卽愈送

母靈回杭與兄嫜同居三年頗睦戊子年歸陳氏壻筱
石以光緒丙戌進士分兵部郎亦相得與胞姊同居十
三年此亦遭遇之難得也後生二女次女貌玉潤珠圓
甫及周歲而殤長女明慧聰秀實異常人惟體弱余鍾
愛甚惟恐其病長成稍結壯侍親孝識見明決年甫十

七沒於汴頗多仙蹟皆詳含真圖庚子年洋兵入城女
尙隨侍膝下同陷危城烽火達旦安得不懼惟有待斃
而已筱石奉

旨留京隨同議和數月周折總難妥愜或談及某事所
料者余與女意皆合且言無不中惜爲女子不能效縣
薄之力耳後至和議成筱石授漕督清浦較南則乾燥
無潮悶之氣較北則溫潤而暖其地之妙甲於天下余
私心竊喜豈知年餘卽調汴商之筱石不願入汴竟不
果祇得同往抵汴後目疾失紅不時而作其處風沙燥
烈頗思回南日久竟波及女乙巳春忽出水花來勢頗

重延王景松診視服大黃一劑甚投次日卽輕減有王少侯者言王醫專用生軍吃傷某某甚多筱石惑其言恐誤女時欲另延醫初吾與女皆不允日久患已就痊起坐如常日端午尙自作繡虎甚工巧惟胃口少減王少侯等又紛紛言女病虛證宜投補後延王如恂來用三甲引一服豈知內熱未清誤投補劑病卽添重總言腹脹心熱加之咳嗽難受祇得又換郭姓醫來雖用清理劑復用蘿蔔汁解治余甚疑慮但女言心熱腹脹漸愈筱石亦信此又二旬仍起坐如常但咳嗽未除眠食少遜額間微熱時有不適女每令媼婢以痧氣治之王

如恂聞之又設法通同王少侯許厚之等與筱石云女實虛證若再謂痧醫之不堪設想矣筱石惑之屢與余言其時六月十四女忽又不適余實茫無所措求於神前禱於

宗先竟服其藥用肉桂吃後次日卽暈一時許卧牀七日而逝病篤言劉關張何來今日何日婢子福奴已入鬼籍福奴八月竟故此外不知何解有識天文者言女七日方歸班其夜筱石夢女與三四仙女團坐面含戚容女眞仙矣料其必不捨塵中父母也天乎余果爲人不善自知性烈心慈並無大過何苦我之甚耶王少侯

三兄次女之壻亂中隨居頗有痰疾余諸多護之未傷其命筱石諸事提攜不期誤聽其言竟誤已女累我此後鬱鬱半生乙巳秋送女南來丙午秋爲女並前室夫人營葬余留生穴於中丁未秋又爲繼子福兒受室於姚氏女新婦入門尙稱婉順戊申秋鄂署補記

仙蜨記

乙巳年九月在汴女甫斷七是日將近亥刻余及修雲姪媳幹臣夫人并男女僕等將欲收供忽見一玉色蜨上有紅黑點如手掌大由空中來飛繞靈前余心疑卽女默禱曰是兒當飛至余身聞聲卽停於手腕值福兒

自外至蜨見又撲其面頗若愛戀之意轉瞬間蜨又停
余衣底略一轉旋即入靈幃隱去後扶柩至漢口由火
車登輪前有黃色彩蜨一對飛繞靈輜及余轎前登輪
船而沒又至杭船抵大關扶女柩送入祠堂途中黃色
蜨復來仍在柩前飛舞行徧六橋追隨不去至家祠始
隱次日燄口甫上臺又見玉色蜨大如手掌者復來其
時蠟炬高燒羣僧誦佛余恐傷其翼用衫袖承之送入
院中飛去丙午年余居河下天香樓將近中元時值亥
刻秋雨點滴余正思女與四嫂述女病中事絮絮不休
忽前見之玉蜨又來盤繞靈前稍停即飛至對室後閒

此室爲女所設臥室衆隨至入室後又復飛入幃中值此時又一黑色者比玉色稍小較梁山伯尤大飛入女春燕房中卽出白者亦由靈幃飛出白在前黑者亦隨入雲霄次年七月十二在杭鄉俗有接祖先之說余亦照此行心懷鬱鬱卧於榻牀傍有修雲姪婦忽見一蜨飛入乃黃色黑點與蘇署者同後因人多嘈雜蜨卽隱去又七月廿五晚陰雨余爲女在淨寺拜水陸功德圓滿放五方餞口已散時近子正余與四姪修雲姪歸卸妝欲寢忽見一蜨飛翔繞桌亦黃色黑點旋撲畫上忽隱徧尋不見余禱曰願兒毋庸戀世早返瑤池祝